

补课。

他们一回家马上打来电话，说孩子愿意跟我学。这位女孩很喜欢舞蹈，补课期间我让她经常看神韵演员们的舞蹈片段。我也在很短时间内给她补习了超出她和她父母预期的学习内容。最后一天她妈妈来接她，一见到我就不停的说：“我家孩子在家一直在夸你，她可喜欢你了！”我也借机给她讲了大法真相。

还有一位初三女生家长是阴差阳错的找到的我。女孩妈妈每次接她时都要跟我说：“我们孩子可喜欢你了，你还收费这么低，又那么用心，我们太谢谢你了。”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并把装有大法真相的U盘送给了女孩的爸爸。上完最后一课时，女生爸爸执意要多给我钱，我追了大老远要还给他，可是没追上。

有一位男孩，因家人只顾在外面挣钱，对他关心很少，孩子内心孤独，对生活和学习都不感兴趣。我和他交心，开导、鼓励他，并给他讲了大法真相。这位男孩很感动，对我无话不说，让我教他炼功，还问如何才能破网。后来他妈妈见到我说，孩子经常在家里的墙上写“法轮大法好”、“真善忍好”。后来这个孩子象开了窍似的，学习成绩直线上升，也变的活泼开朗了。我知道是他明白了大法真相得到的福报。

我教的孩子中有幼儿园小朋友，有小学生、初中生和高中生，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都喜欢和我交心，因为我能站在他们的角度理解他们，关心鼓励他们，把他们当朋友，谈他们关心的话题，启迪他们最纯最善的本性。把“真、善、忍”的美好展示给他们。有一位三年级的小女孩对我说：“老师，你特别可亲，象个菩萨一样。”

感谢师父给了弟子一次又一次提高的机会，感谢师父把这些有缘人送到我身边来。

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，叩谢师尊！合十

明慧週刊

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
WWW.MINGHUI.ORG

庆祝 5.13 世界法轮大法日

特刊 [二]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2 | 仙人指路 |
| 9 | 孝女心中有法 全瘫父亲度危机 |
| 12 | 与神同行 亲人帮我传真相 |
| 18 | 人不给天给 |
| 23 | 校园里的一股清流 |
| 27 | 同事、家人深受大法恩泽 |
| 34 | 医院判定瘫痪 九旬老母从新站起来 |
| 38 | 摆脱死神后 执迷老人终于明了是非 |
| 44 | 以善启迪孩子们最纯的本性 |



仙人指路

文：江苏大法弟子

【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二日】我已在法轮大法中修炼二十六年了。得法时正青春年华，如今已年近半百。今天怀着无比自豪的心情伴着深深的感恩，讲述我和我的家人得法修炼的故事。

几乎家破人亡

一九九二年底，临近退休的妈妈突然查出患了乳腺癌，医生要求马上做手术。手术不是太顺利，中间输了血，术后几天腋下鼓起一个鸭蛋般的大血泡，拆线后，长长的刀口中间有两寸长的地方往外渗血水。医生说最多也就能再活两、三年的时间吧。

住院一个多月，在大年二十九妈妈出院回家。大手术过后的妈妈非常虚弱，三天两头感冒，手术那边的胳膊不能抬，不能动，穿脱衣、躺下、起来都要人照顾。最可怕的是刀口依然往外渗血，刚拆线时医生说可能是这一段拆早了，慢慢就愈合了，可是几个月过去也没有愈合的迹象，药撒上去会结疤，可疤掉了又继续渗血水，只能不断的去医院消毒换药。医生也束手无策，我们绝望又无奈的在家和医院间穿梭。

妈妈患病期间，亲朋好友为了她早日康复也是献计献策。有的送来了佛经，有的给她买了《圣经》，有的给她介绍气功学习班。我爸到处打听哪儿有什么高人能指点迷津驱灾避难；我哥四处求医问药看看有没有治愈的可能；我还请了个据说能治病的气功师，经常来家给我妈治病，总之，能抓住的救命稻草我们一根也不想放过。那时每天都很忙，妈妈早上去体育场练气功（那个气功不需要抬胳膊），白天经常去医院打针换药，或者气功师来家给她治病，抽空还看看佛教里的册子，晚上基督教的人来带她读《圣经》。我爸受“高人”指点，在她卧室墙上贴着驱鬼的图画，枕头下放着避邪的刀，还有黄布条的符……我们全家拼尽全力挽留妈妈的生命。

这些老师都不断的捎信给我说：学生们都在问你什么时候去给他们上课。

在我获得自由第一天去上班时，我教的一个班的班主任告诉我：学生们说了，等你去上课时他们要给你一个惊喜，但不让我这个班主任参加，也不让我告诉你。当我上早读迈进教室时，掌声响起，全班学生起立，齐声对我说：“欢迎老师上课！”他们示意我看黑板。我一看，学生们在黑板上用五颜六色的粉笔精心设计的用英文写的：“欢迎老师！”在感谢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之后，我向学生们讲述了真相。孩子们都低着头专心的听着，教室里鸦雀无声，我能感受到孩子们内心的压力和悲愤。

自谋职业 开办家教班

后来由于我进京上访为大法说公道话被非法劳教，学校迫于压力开除了我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同事及亲朋好友不断的把学生介绍给我，我就顺其自然的办起了家教班。靠大法不断的清洗，我不忘自己是修炼人，在和孩子们接触中，我尽量把自己最善的一面体现出来，由此孩子们明白大法真相的很多，为此得到福报的也不少。

有一位初三女生，在临近中考时找到了我。我一边给她补课，一边讲大法真相，她听的很仔细，明白了真相也爽快的退出了少先队。中考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。她的妈妈过来给我结账，带着歉意和谢意。她抱歉的是因为她自己被烫伤而一次也没有过来见我这个老师，感谢的是孩子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，当然她也很高兴的接受了我讲的大法真相。

还有一位初三女生由爸爸带着找到我。一见到我，这位爸爸就滔滔不绝的跟我讲孩子学校的老师们是如何不好好教课，靠办课外班补课挣钱，家长花了不少钱，孩子的成绩却没上去。我看到了他的顾虑：怕孩子跟我学仍然学不到东西，再花冤枉钱。我首先跟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又给孩子指出了她目前的学习方向和方法。我心想：她就是以后不跟我学，这次我也要让她有收获，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是好人。走时我还一再叮嘱这位爸爸：和孩子好好商量，不要硬逼孩子

中的确智慧不断的被打开。在上课前，几乎不用备课，只要看一眼课本，讲课的思路就一层一层的展现。我讲课生动有趣，学生学的轻松、开心。我所在学校的一位校长女儿和一位主任的外甥女在我的班里，校长和这位主任都满意的告诉我：没见过孩子们在家里做过我留的作业，因为她们在学校早已轻松的完成了，而且她们的成绩从没低于九十七分。

每年期末，学校的领导都要对老师们来一次考核，让学生们用匿名的形式写出对每位老师的评价。我从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学生们对我的评价总是“最和蔼可亲的老师”。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为人和教学水平的评价也是最高的。在连续两届“评先”活动中，我科目组的全体老师力挺我为“先进”，但我把两次的“先进”荣誉都让给了年纪大一些的教师。对自己能按大法的要求遇事为别人考虑，在名利面前能从容看淡，内心感到很欣慰。

一九九九年在大法遭到恶毒攻击和诽谤的日子里，校领导再一次提名我为“先进”教师。教导主任让我交一张两寸的照片，以便第二天贴到校门口的光荣榜上。回到家后我想：是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让我能够愉悦的工作，让领导放心，让家长满意；是大法给了我本领，让我把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传递给学生，才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尊重，我要证实是大法的威德和伟大给了我这一切。于是当晚我在照片上自豪的写下了“法轮大法修炼者”并在第二天交给了领导。

一位副校长不悦的对我说：“你不炼法轮功的时候你也能做到兢兢业业呀。”我平和的对她说：“我没修炼大法前，我在工作中是有怨有悔的，修炼大法后，我是无怨无悔的。”这位领导无语。主任无奈的说：“这个形势下，你这样写恐怕……”她的意思是他们不敢给我贴出去，“先进”恐怕会被取消。我坦然的说：“没事，只要你们认可我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才做的这么好就行了。”主任佩服的点点头。

二零零零年我由于给一市民讲真相，被对方构陷后非法关进看守所。看守所的警察一次次的告诉我：“你们领导对你的评价特别好，特别高。”之后由于当地派出所要挟学校领导把我非法关在学校内，由我校的老师轮流值班看着我时，

将近一年了，终究没有一根稻草能带来奇迹，只是让我们更彻底的绝望了。妈妈依然虚弱，刀口还在渗血水，看不到康复希望，让她的精神垮掉了，家里被悲伤的气氛笼罩着，我们都心知肚明，默默的等待着死神的降临。

我弟弟小时候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，爱画画，小学时美术作品就出国展出过。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，他说话变的结结巴巴，家人也没当回事。可是在学校里却吃了苦头，有次课堂上因为说话口吃，老师以为他调皮竟然狠狠的打他；因为说话口吃经常被老师同学当众嘲笑，学他说话。弟弟胆小回家也不敢说在学校的遭遇，这些都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的。

十几岁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处境可想而知有多痛苦！家人又没能及时的了解帮助他，反而看到他越来越反常的情绪而训斥他。

弟弟初中毕业，学校就待不下去了，到我妈的公司上班。弟弟工作中因为说话口吃，还是经常被人嘲弄，开他玩笑。他一见人说话就紧张，越紧张越说不出，有时光张嘴，脸憋的通红却一个字都说不出。如果第二天要去找人办事，头天就开始紧张，那种痛苦我们很难感同身受。中间在各种矫治班矫正过，还是没用。我们也开导他，可弟弟内向、老实，说我们体会不到他的痛苦，经常和家人大吵。

长期的压力、苦闷，让他精神面临崩溃，他气急起来，常常揪着自己的头发往墙上撞。那时，青少年的他已经满头白发，在家里脾气怪异暴躁，眼神呆滞，愁苦的像个饱经风霜的老头，他的人生中没有一点阳光。在外人看来弟弟就是个可怜的、丢人现眼的、笑话式的存在。

我们都觉的如果没办法改变现状，弟弟再发展下去就是个精神病人了。跟外人接触说话成了他的噩梦，他已经没有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，后来也不愿上班了。看到他痛苦不堪的样子，家里一点办法也没有，父母愁得都想放弃这个孩子了，那时我们就想把他送到庙里去算了，不是为了信仰，而是为了他将来躲在庙里有口饭吃，能苟延残喘的留条命，总

比将来进精神病院强点。

可弟弟在痛苦中还是想找寻一条能生存下去的路。九十年代，出现气功热，他想在气功门派中找个师父能救救他。他的那点工资都买了气功杂志和书籍了，书上有介绍好的气功师，他就去找。那时生活条件有限，给他的路费只够坐车吃馒头住最低档的旅馆。有一次在四川的长途大巴上弟弟被匪徒劫车抢钱，他流落到山里，遇到个看林的好心人给他点吃的。

为了寻找能救自己的师父，他吃了不少苦。可每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，又满怀失望而归。他每次回来都失落的说“又是个假的！”记得一九九三年他出去寻师访道，最后一次回来对我说：可能内地没有真功了，真功应该在西藏。我当时想，你是不是准备上西藏啊？如果那儿也没有，你可怎么办呢？弟弟的情况虽然不是一下子要命的，可他还不到二十岁，人生的路没开始走就断了，前途一片黑暗，怎么办呢？

我喜欢读书，爱观察、思考，特别对人生的问题非常的苦闷，人从哪里来？死后又到哪里去？人生出来，长大，娶妻生子，老了，病了，死了，一代又一代就这样从生到死的重复着，为了什么？有时看到几只鸡在草地上寻寻觅觅为了找点吃的，有一条虫子，几只鸡都跑去抢。细想想人不也就是这样吗，为了生存，你争我夺，劳苦愁烦，心酸又无奈，不管贫富贵贱，谁能躲得过？只是多少而已。而一生无论是精彩还是落魄，最终都在痛苦中死去。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谁能躲过？

我们家的人都特别重亲情，如果妈妈真的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家的精神支柱就倒了，本来还想我们都长大了，父母的负担减轻了，可以歇歇了，谁知等来的是这个结果。妈妈住院期间，我在医院里看到人生病时的各种惨状，有一个病人，没钱治了只好拉回家，家属放声痛哭，那哭声刻在我心里……我本来就对人生的意义感到迷茫，再加上妈妈这次病情，让我更体会到生命的无常，人生的悲苦。

我在心里有个打算：妈妈死后，我那可怜的弟弟更没希望，

院校毕业后，成为一名初中教师。一九九二年在市区教师评优课中得了“一等奖”，之后几年里也得了不少奖项和荣誉，在当时同事和同学眼里也算是一位“佼佼者”。

在这过程中，我的争名求利之心也日益膨胀，致使自己心浮气躁。甚至出现过在课堂上对学生发脾气怒吼的场面，也有过被学生气的“甩堂”一走了之，而后又要学生必须道歉请回才肯罢休的事情。那时备课、上课只图自己上的痛快，不想学生的接受能力，更不体察孩子们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状态，总之，那时就是以“我”为中心，从不考虑他人的感受。那时的同事、同学对我的印象是“高傲”。当时确实觉的自己了不起，比谁都强，以致后来自己的身体出现了状况，经常头疼和严重失眠导致医学上无法医治的“美尼尔综合症”。

一九九七年一月的一天，在母亲家读了《转法轮》。书上的法理深深的吸引了我。我明白了人生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；明白了从小就好奇并神往的神佛是怎么回事。我庆幸自己能找到真正修炼的法门，更庆幸自己有了真正指导修炼的师父。

教书重要 育人更重要

我如饥似渴的学法，越学越觉的好，越学越明白，越学工作起来越轻松，越学越感到生活简单并充实。每天早上炼完功，身体有种说不出的轻松，心情愉悦。很快我就开始抄法、背法。不知不觉中身体所有的不适的症状消失的无影无踪，心态越来越好。

这时再看学生们，就有一种莫名的爱怜：他们不止是我的学生，而是一个个可爱又可怜的生命。上课时，我不仅教授孩子们知识，同时也把大法中如何做人的道理溶到讲课内容中，而且每次讲课时，我总能想起在录像中师父给我们讲法时慈悲和蔼的音容相貌，我发现自己对学生说话时的语气和态度也变的平和、友好了。再遇到调皮捣蛋的学生，我也能平心静气地和他们沟通了，最后发现竟和那些其他老师不喜欢的孩子们成了朋友。

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〈悟〉一文中讲：“识正邪，得真经，轻其身，丰其慧，充其心，乘法船悠悠。”我在不断的学法

所以用医院的办法是不会管用的，那就不用依赖药物了。

果然到了午夜十二点以后，父亲一下子就好了，喘息戛然而止，缺氧也缓解了，口唇青紫消失了，心脏听诊，一切正常。

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父亲就能下炕吃饭了。一个月的时间，身体恢复到了此次病前无病的状态。

父亲的起死回生是个奇迹，未修炼的亲朋和一些街坊邻居都知道是大法的超常、大法的救度。我丈夫也主动的把这个奇迹说给他的亲戚们听。全家人都无比感恩师父和法轮大法！

村里有个老党员，曾经和父亲共事过，在父亲身体好的时候，俩人经常一起叙叙旧。本来这次，他以为我父亲病逝了，后来听说还活着，就来到我父亲家看看。这天，正赶上我在家照顾父亲，我想他这是来听真相得救来了。我知道，他这样的老党员，都属于思想固执的、不愿听真相的人。按辈份，我称他为老爷爷。

我对他说“老爷爷，我父亲的命是大法救回来的，要不然，你今天来就见不着我父亲了。”我给他详细的介绍了父亲这次得救的整个经过，他表现出惊奇和疑惑的神情。我接着说：

“老爷爷，你可以问问我父亲本人。要是平时，他不会让我们在�他的面前给别人讲法轮功真相的，都有可能打我们呢。你看，他现在不反对了吧？（我父亲当时在微笑着）因为他亲身受益了。”接下来，我很顺利的给这个老爷爷做了三退，并告诉他常念“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”。

父亲的生命真正的得救了，不只是身体恢复了，在思想上也有很大的转变。现在，他老人家几乎每天都坚持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还喜欢看新唐人电视节目。

注：

[1] 李洪志师父著作：《欧洲法会讲法》

以善启迪孩子们最纯的本性

文：河北大法弟子

【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三日】一九八七年我从师范

我们陪着爸爸百年之后，我和弟弟就各自找个荒山小庙自生自灭吧。做好了打算，万念俱灰，就等待着生死离别那一天的到来。

那人说：有神仙指路，你们家就好了

一九九四年春天，我弟弟去参加了在合肥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。回来后说：“这个功好。”

弟弟带回来一本书《法轮功》，我把书看完了之后，那颗已经死了的心复活了，我一生的迷惑都有了答案：知道了人活着的意义；知道了生命的来路和归途在哪里；知道了为什么要做好人不能做坏人；知道了人为什么会生病；更知道了人生应该有更美好的境界和更美好的生活。我心里暗生一念：无论生死，我这辈子跟定这个师父了。这一念很平静，但我是用我生命的全部做出的承诺，二十六年来从没动摇过，也永远不变。

那段时间，我梦中见到过巨佛出现在东边的天空；见到过数不清的漫天的飞天，穿着五颜六色的彩衣在空中飞，那种美好和壮丽无法形容。

那段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。弟弟画了一幅画送给妈妈的一个朋友。那个朋友的侄子当时在全国算是最有名的一个气功师（大法洪传之后，这些气功师逐渐都销声匿迹了）的随身弟子，叫小李。小李从外地回到叔叔家做客，看到了这幅画，就要见我弟弟。以前我们就听说小李有功能，他一定从画上看到了什么。见到我弟弟后，他就问我弟弟炼什么功？我弟说刚学了法轮功。过了一会小李说：“这个法轮功师父比我师父功高。我们想和他沟通，够不着他，你一定要把法轮功好好炼下去。”

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当时的气功热就是为大法开传铺路的。

一九九四年六月，我弟弟带着我妈去参加了法轮功师父在济南的传法传功班。我妈到这时伤口依然渗血水，已经一年半了，经常要换药敷纱布，胳膊还不能抬到九十度。旁边要有人搀扶，唯恐她被人碰着。我们都很担心妈妈一路上车

马劳顿能不能受得了？

学习班结束后的一天，天快黑了，突然我妈兴冲冲的推门回来了，自己背上还背着一个大蒲团！我都愣了，她一个弱不禁风的病人，现在居然容光焕发精神十足，完全变了样！妈妈在院里把蒲团放下，第一句话就对我说：“你把我床头的那些画都扔了！”

我二话没说，跑到她房里，把墙上打鬼的画、枕头下的刀、黄布条的符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都拿出来撕的撕扔的扔。当时天晚了，来不及说什么我就忙着去做饭。虽然没说什么，但是感觉空气中都充满着喜悦、兴奋和希望，仿佛一片被烧焦的死寂的森林开始到处抽芽、生长，焕发出勃勃的生机。

就从那时起，我们全家结束了绝望、无助和迷茫，沐浴在师父的无量慈悲之中，开始了从精神到肉体的起死回生。得法的快乐足以抹去我们以前所有的痛苦，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

爸爸在妈妈生病期间曾找人算命，有个人对他说：“你不用担心，将来有神仙指路，你们家就好了。”当时只当作那人故弄玄虚，没想到我们家真有神仙指路了。

全家沐浴法光

妈妈、弟弟从学习班回来，我们全家开始学法炼功，每天的话题都离不开法轮功。妈妈和弟弟一遍又一遍，一次又一次的幸福的回忆着在学习班上的点点滴滴，我听也听不够。在学习班上，妈妈刀口的疤掉了，马上就愈合了，再也不流血水了；去的时候胳膊是抬不起来的，在学习班上就行动自如了，可以正常的炼五套功法；弟弟在学习班上总是睡觉，是师父在给他调整脑子里的病；妈妈天目开了，看到了师父的法身，看到了法轮在给学员调理身体……想都不敢想的好事，传说中的神奇，实实在在的被我们遇上了！

妈妈原来脖子上有神经性皮炎，已经二十多年了，是不能根治的，一到夏天就加重，皮炎很痒，她忍不住抓挠，挠

你安排，去留都交给师父吧！

这时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父亲就开始有了反应，眼珠动了一下，象有了知觉。紧接着，就开始睁开眼睛。父亲一睁开眼睛就笑，而且一直笑，虽然不说话，可就是满脸笑容，这可真是生命得救后发自内心的笑啊！我说：“老爹啊，你这走了一圈，又回来了？”他含糊的回答：“嗯！”我问：“走这一趟，明白了很多事情？”他又“嗯”了一声。我问：“你求师父再给你机会，让你回来了？”“嗯”，父亲还模模糊糊的表达了自己曾经和死神挣扎过。

这时父亲的全身还是不能动，扶他起来，老向一边倒，得几个人一起用力，才能扶住他。当时我想，会不会是偏瘫了？我们继续让父亲听师父的讲法录音。眼看着父亲一会儿一个变化：用小勺往嘴里喂点水，能咽下去了；接近午饭时，可以结结巴巴的说话了，虽然别人听不清楚；肢体也开始有活动的迹象了。

我们让父亲继续不间断的听师父的讲法录音。到晚饭前，他就能和人对话了，大部份说的话，叔叔都能听懂。到第二天早上，父亲说话就清晰了很多，基本能听懂了，但是舌头还是有点僵硬的感觉。不到一天的时间，父亲就脱离了生命危险。

第二天夜间，父亲突然出现了严重的咳喘，象支气管哮喘大发作，口唇青紫，呼吸困难，用听诊器听到肺部布满了罗音。可父亲以往从没有得过支气管炎、肺炎和哮喘的病。再听听他的心脏，明显的心律不齐，当时心律超过一百多次，而且快慢不一，心音强弱不一，脉搏短绌（脉搏率比心律慢），这些是符合医学上诊断快速型心房纤颤的标准的。看来老父亲心肺功能都有不全的表现，哮喘可能是来源于心源性的。这些都是风险很大的病症。

大约晚上八点，我堂弟来了。看到上述情况后，焦急的让我们把父亲送医院。当时我们兄妹三个（都是大法弟子），没有害怕和惊慌，去附近医院拿了袋氧气和一点止喘药，可是不管用，没有任何效果。当时我想，如果是师父给我父亲消业，父亲身体会很快好起来的。他现在的命都是大法给的，

无神论的毒素又翻出来了，他抵触看《九评共产党》，不愿听师父讲法了。没过多久，父亲双腿疼痛，行走困难，又让我给他治疗。我如实的告诉他：“这是老年病，医学上没有好的办法。”

我鼓励他连续看三遍以上《九评共产党》，转变以前的旧思想，就会有希望好转。他答应了，他说只要能让病好就行。结果，他看了多遍《九评共产党》和大法的真相视频，内容有《我们告诉未来》、《未来人的神话故事》等，破除他头脑中根深蒂固邪党文化的毒素，为他真正得救奠定基础。

生死关头 父亲再得大法救命

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份的一天早上，老家我哥哥打来电话，说父亲从凌晨近二点的时候，出现呕吐，随后不省人事。找村医和村里有经验的人都看了，说是真的不行了，应该准备后事。“看样子，你们不及时赶回来，就见不上最后一面了。”

我和妹妹两家人开车火速赶回了老家。到家，看到老父亲处于深度昏迷，对任何刺激都没有反应，四肢没有一点活动的迹象，只有一点微弱的心跳和呼吸，那情势很象是严重脑溢血。面部象变了另一个人一样，没有了原来的模样了，抬头纹都开了，人们都说这是好不了的征兆。我也感觉父亲是真的不行了，所有人都说不能再送医院了，没有用了，得赶快准备后事。然后，各路亲戚陆续赶来，本家堂叔亲自给父亲洗脸、剃头、刮胡子。接下来，就准备穿寿衣了。

这时我和妹妹商量：是让他听着大法音乐走呢，还是让他听师父的讲法呢？妹妹同修和我交流，认为父亲的元神（灵魂）没有走远，我们还有机会最后帮他，而且，他现在在另外空间，应该更清醒，更容易接受引导。最后决定让父亲听师父讲法。

我们拿来播放器，给父亲播放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音。我用正念跟父亲沟通：我知道你元神现在可能已经离体，在另外空间了，没有身体的束缚了，所以你现在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明白，这是你生命最后选择的机会。现在我再次告诉你“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”，这是非常关键的时刻，你一定要记住！好好听听师父的讲法，何去何从，请求大法师父给

破了又疼，循环往复面积越来越大，非常难受、闹心。从学习班回来后，这个皮炎从脖子发展到脸上，眼皮，到四肢，最后到全身，几乎全被皮炎覆盖了，因为是夏天没法遮盖，皮肤太难看，也不能出门了。她知道这是在消业。坚持了一个多月，皮炎慢慢消退了，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复发。从那时起，妈妈身体一直健健康康。

后来哥哥、弟弟结婚生子，妈妈还带大了几个孙子、孙女。再也不需要去医院了，再没有吃过一片药，她的身体一直很好。至于曾经的癌症，我这是写文章才回忆过去，平时我们都忘了妈妈还曾经经历过这么回事。

我弟弟从那以后情绪就平静了，心安定了下来，口吃逐渐好了，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。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一双可爱懂事的儿女。我弟媳对弟弟说：“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”弟弟的老岳母曾对我妈说：“希望她（弟媳）妹妹也能找个象小健（弟弟）一样的对像，那该有多好啊！”

我把自己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善良和美好，带给了我的学生们。曾经带过的学生在升班的时候，本来学校都分好班了，开学时，家长和学生们知道我带另一个新班，他们集体找校长要把学生放我班里，学校只好把两个班的学生整个互调。家长集体找校长留我的事可不止一次两次。一个学生对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要象我的老师一样善良多好。”还有的学生和妈妈吵架时说：“我不当你的孩子了，你把我送给我的老师吧。”

在大法的修炼中，我工作中的智慧也是源源不断。我是学校的教学骨干，每年都要给全体老师开公开课、示范课。

我和我的弟弟践行“真善忍”的准则，不但在家庭孝顺父母，礼敬兄嫂，爱护弟妹，在工作中我们不计个人得失，尽职尽责，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

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学校的领导叹着气说：“这象文化大革命一样，要损失多少人才啊！”

我的爸爸和哥哥虽然不修炼，但亲眼看到了我们从绝望

到新生的过程，他们当然不相信电视上邪党的造谣、诬陷。都支持我们修炼。在一九九九年以后中共多次的迫害中，他们勇敢的保护我们，抵制迫害。

“一人炼功全家受益”[1]。不但我们自己炼功受益无穷，家人都在大法中得到了福报。

从我们修炼开始，爸爸的身体就在好转，以前他常年有慢性病。前几年，有一次我爸踩着一米高的凳子，凳子上又放了个小板凳，他踩上去到厨房的壁橱里拿东西，结果没站稳，直挺挺的向后摔了下来，后脑勺着地倒在了地上。

我听到声音跑过去，一看吓傻了：从这么高摔下来，七、八十岁的老人，又瘦，还是热天只穿着衬衣，后脑着地摔在瓷砖地上，一般情况下，不死也得重伤昏迷过去了。我吓得一时不知该怎么办。他却喊我：“快把我拉起来呀！”我不敢拉，我说骨头有骨折吧，他说没伤到骨头。我把他扶到床上，还是不敢让他动，后来一检查，竟然啥事没有，就脚趾头擦破点皮。我哥说：“换个人这一下就要摔死的！”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他。后来又有两、三次，摔的很重，养养就好了。

修炼“真、善、忍”，最重要是修心，发生矛盾时先向内找自己哪儿错了，处处与人为善，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。我们不但这样要求自己，平时也用大法的法理教育引导孩子们。现在社会上不良习气对青少年影响太大了，我们家的孩子都能分辨好坏，从不沾染这些不好的东西。孩子们个个诚实善良、礼貌懂事，是人们常说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

二十六年前，我们差点家破人亡，现在，早已有了第三代。我的父母都已八十多岁了，可以说是健康长寿，全家人互敬互爱、互谦互让，是个美满的大家庭。我的大侄女常常自豪的说：“我们家最幸福了！”这一切的幸福都是大法赐予的。

我们全家人叩拜师尊！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！

注：

[1] 李洪志师父著作：《澳大利亚法会讲法》

“我知道你这些年所承受的压力，也知道你非常不愿意听到说共产党不好，我们都理解你。但我们是您的儿女，最亲的亲人，告诉你真相，是真心地为你好啊！这一点你不应该怀疑。为了你的身体能真正好起来，现在你就按我说的去试试，我们几个大法弟子也一起帮你。”

我还告诉父亲，可以不用亲口答应，默认就行，结果父亲默认了。顺势，我又提出一个条件：我说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，如果你念“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”，疼痛明显减轻、症状减轻的话，就说明有效，证明你得到了大法的福泽，接下来，你可以继续不断地去默念。但是，从此以后，你就不能再听信任何说大法不好的谎言了，不能再说大法不好的话了，头脑里也不能再装着对大法不好的念头了，因为大法救你性命了，你自己亲身体会了大法的超常和美好了。

我说的这些，父亲都没有表示不同意。

我们和父亲一起默念“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”，不修炼的亲人也都静静的坐在周围，见证着这一切。就几分钟的时间，父亲脸上痛苦的表情消失了，眼神明亮起来，说胸口不疼了，一下子就从床上坐起来，也有力气说话了；几分钟前，父亲还蜷缩在病床上，痛苦难耐，奄奄一息的呢。

同室病人及家属、医生都感到震惊，其中一个病人感慨的说：“哎呀！这个老人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好呀？！”父亲听了非常高兴，和先前判若两人，很自然地和她拉起呱来。我们给她讲了真相，告诉她诚心敬念“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”，就会有福报。

此后，父亲没有再使用任何麻醉和催眠药。症状缓解了，父亲要求出院，医生不准，因为得了心肌梗塞的病人，没有这么快就出院的，最少住院半个月以上。两三天后，父亲已住院一周，他坚持要求出院，医生看父亲病情稳定，也就同意了。

出院后，我们给父亲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又给他做了“三退”，也让他写下了郑重声明。此后，父亲一有心绞痛或不舒服时，就念“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”，经常听到他念出声来，也曾听到他说：“法轮功师父救救我吧！”父亲的身体逐步好转。

随后，在陪伴父亲的时候，我发现，渐渐他的邪党文化、

之后，我们姊妹同修商量，父亲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对邪党的认识，是多年来生活经验和邪党的灌输所致，我们不能放任不管，也不能带有强制性，师父说：“大法法力无边，我们有的是办法做。”[1]我们要慈悲。父亲非常信赖和依赖我这个当医生的女儿，这就是我给他讲真相的有利条件，同时，我们也相信父亲是可救度的有缘人。

父亲诚念法轮大法好 转危为安

作为一个常人，不可能不得病，特别是年岁大的人。二零一七年七月上旬的一天，九十岁的父亲突发心肌梗塞，住进了当地的医院，当时他胸疼的非常厉害，反复应用麻醉药品杜冷丁、吗啡及镇静催眠药品地西洋等，但是效果都不理想。父亲处于昏睡中，只要稍醒，就疼痛难忍，父亲自述：“生不如死。”父亲持续吸氧，留置尿管导尿。

有的医生建议做手术治疗，但是老人岁数大，风险就更大。那时我在外地上班，父亲命令我一刻不能耽搁，马上坐飞机回来，给他治病，还反复念叨说，就我能治他的病。

心肌梗塞，在现代医学来讲，是一个大难题。如果年纪轻，可以在心脏里下上支架，但是需要终身服药，副作用也很多。父亲这么大岁数，得了这个病，并不会因为我是他的女儿，就会有更好的办法。所以，我意识到，这可能是他得救的机缘。他明白的那一面，是渴望我作为大法的使者救他。

我按父亲的要求，急忙请假回老家。父亲见我回来，象是有了盼头。我和主治医生简单探讨一下病情和治疗方案。主治医生表示，该用的药都用了，但是药效不佳，医生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。听医生说了父亲病危的情况，我没有动心，反而胸有成竹。我把家人召集到一起，告知亲人们父亲的实际病况，目前没有好的医疗方法，但是如果父亲要能相信大法，诚心念“法轮大法好”，就会有希望。我和家人说，我负责跟父亲说，其他不修炼的亲人也要支持，不要有负面思维。他们没有反对。

然后，我对父亲说：“你用了这么多的药，效果不好。药量再大，就要中毒，麻醉药用多了，就成癮了。你诚心念‘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’，一定会有效果的。”我对父亲说：

孝女心中有法 全瘫父亲度危机

文：河北大法弟子

【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】我是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四十五岁。二十多年来，在“真、善、忍”修炼原则的指导下，在师父无处不在的慈悲点悟与看护下，一步步走到了今天。

一九九二年七月，母亲车祸离世，家庭突遭变故使我变的郁郁寡欢。一九九六年，在同事那里无意中看到《转法轮》一书，“真、善、忍”的修炼原则与美好深深吸引了我。我开始走入修炼，修炼后变的不再怨天尤人，懂得了理解、宽容，每天处于快乐中！

一九九九年七月，中共邪党铺天盖地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致使无数法轮功修炼者被残酷迫害。因始终不放弃对“真、善、忍”的信仰，我三次被非法劳教，经历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身心痛苦与折磨。父亲见证了我修炼后的变化，眼看着我一次次的被关押、折磨，那时父亲时常担惊受怕，身心疲惫，身体每况愈下，致使身体出现糖尿病、冠心病等多种病症。

二零一三年十一月，父亲再发脑中风紧急送医院抢救，命虽然保住了，却瘫痪卧床，不能说话、吃饭，只能靠胃管输流食维持生命。

常言道：“久病床前无孝子”。现今社会道德的下滑，有多少人对父母根本就不闻不问了，甭说侍奉床前了，对老人多是啃老、虐老、弃老。父亲好时，哥嫂也是偶尔来看看，时不时从父亲这里要钱，现今父亲成了这样，哥、嫂即表明没有时间照顾。这就是说，我要独立承担照顾父亲的责任。

想到师父说的：“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”[1]，我一定要按照法的要求要求自己，照顾好父亲。虽然父亲卧床只喂流食，我给父亲做饭时非常用心，购买好的食材，各种营养搭配，荤、素、水果、干果等样数齐全。按时给父亲喂饭、喂水、喂药、定时翻身、洗漱，看起来简单，可是加到一起，

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了，时间一长，最容易嫌麻烦。在长期辛苦的付出中，多次的反复，嫌麻烦的心现在已经没有了，真正做到了无怨无悔。

长期卧床的人常会有痰，我学会了吸痰，每次给父亲翻完身后，基本上要洗、换尿垫、吸痰、洗痰盂等，一天吸痰约二十多次。而一年后，父亲状况更不好，已不能自己解大手，我就得戴上手套给他抠，几年下来，自己已习惯了。有时自己也感觉很苦、很累和疲惫，感觉有点坚持不下去了。可想到师父讲的“吃苦当成乐”[2]，便又释然了。

从二零一三年至今，我这样照顾卧床的父亲六年多了，父亲面色红润，体重与正常人无异，身上没有一点褥疮。家中的气垫已换了三个，吸痰器换了两个，搅拌机（打碎食物的）换了两个，吸痰管用了两千多个。刮胡子、理发、下胃管等等，我全部学会，在医院时都被称为“高级护工”了。

所有的亲朋好友、邻居同事、包括医生护士，都觉的父亲这么好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中的奇迹！因为按照医学角度，这种卧床的病人，即便照顾的好也就是两、三年而已，都说父亲之所以还这么好，都是我照顾的非常、非常的细致与周到才能这样。

六年多来，父亲多次住院，每次住院，我都要连轴转，经常是几天几夜不能睡觉，一住经常是二十多天、一个月，而我的身体状态非常好，从来没有因为父亲住院，自己有什么不适。

去年住院时，医院的病友们看到我几乎不停的在忙，一会儿给父亲翻身、一会儿喂饭、一会儿洗脸，一会儿又换尿垫，都非常的佩服。有的说：“真是世间少有。”还有的说：“难得的孝女呀！”许多人都说：“如果没有你这样照顾他，你父亲怎么可能活到现在。”当我告诉他们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才能做到始终如一的照顾父亲，师父教导我们要做事考虑别人，先他后我，他们都很惊奇和震惊，从我身上改变了对法轮大法的误解。

开始为邪党卖命，担任区青年团干部、村里大小干部，再到后来在乡计划生育小分队当领导。法轮功遭到邪党疯狂迫害之后，父亲只相信邪党的话，最终，他放弃了炼功。

我父亲有四个子女，其中三个是公职人员。这在当时的农村里，算得上是比较显赫的家庭了，而我又是父亲最引以为荣的一个。我是一九七七年中国大陆恢复高考后第一年考取医学院的，是当年我村唯一考上大学的学生，是全乡镇几千考生中十几个中榜人之一。毕业后，我成了一名县市级医院的医生。只要回老家探亲，都有乡亲们上门，让我看病；我哥从部队转业后，也成为一名乡镇医院的医生。

在一个农民家庭中，出了好几个“国家干部”，父亲感到自豪和荣耀。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前，父亲有三个孩子都修炼法轮大法，在不同的岗位上做着好人，都是单位有目共睹的优秀员工，这让父亲非常安心、满意。

迫害发生后，我也面临被非法关押、开除公职、非法劳教、判刑等威胁；让父亲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三个好孩子，一下子成了邪党打压的对象。这样大的落差，父亲接受不了。残酷的迫害给大法弟子家庭所造成的巨大压力，对父亲来说，就象是遭受了灭顶之灾。

经历过邪党形形色色的运动，父亲深知恶党害人的残酷手段。害怕恐惧中，他选择了逼迫儿女放弃修炼，让我们当“墙头草，随风倒”。他认为，他教育出来的孩子应该和他一样，关键时刻，要听邪党的话，否则所有的被迫害都是自己招致的。他变成了一个完全受邪党胁迫受制的人，面对邪党的造谣宣传，没有一丝自己理智清醒思考的能力，开始抵触大法，还拒绝听大法真相。

我们多少次尝试给父亲讲大法真相、劝三退，父亲非常不理智，根本不听，还训斥我们，有时连嘴都不让我们张，甚至要举报我们。一次，我哥哥趁父亲不在家，把父亲墙上挂着的邪党党魁挂历拿下来，烧了。父亲回家发现后，暴跳如雷，扇了我哥两个耳光，还破口大骂，扬言要把我哥送去派出所。然后，又打电话骂我，说我是幕后主使，当时我认为父亲不可理喻。

着炼功。这个建议我说出来轻松，可对母亲是一个更大的挑战，要突破怕心，放下人心，做起来更难更艰辛。开始也是几分钟几分钟的坚持，每次只炼一套功法，休息一会，再炼下一套。每炼一套都是满身大汗，天天伴随着汗水和哆嗦一次一次的炼，就是信师信法坚持炼功不放弃。

母亲几天一个突破，状态越来越好。真是“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”[1]。在师父加持下，随着心性的提高和不断实修，一点点突破，腿能双盘了，敢站着了，到一百天，母亲终于突破了顽固的怕心，一下子敢迈步走了，能走五、六米远了。逐渐越走越稳，现在上楼下楼都行了。

是法轮大法创造了这个人间奇迹！九十岁高龄的老人凭着对法的坚定，信师信法的正念，不断学法，一点点的实修，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，没吃药没打针没做手术，从新站起来了，从新能走路了。

母亲走出了这场魔难，亲人都见证了大法的奇迹，原本就相信大法的弟弟更加坚信大法，也说要修炼大法了；嫂子和大侄媳妇也开始学法炼功，走进大法修炼中；父亲今年也九十岁了，哥哥快七十岁了，姐姐也六十多岁了，他们都更坚信大法了。全家都得到大法的恩泽，都沐浴在大法的光辉中。

注：

[1] 李洪志师父著作：《转法轮》

摆脱死神后 执迷老人终于明了是非

文：山东大法弟子

【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三日】我父亲今年九十三岁。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前，也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，父亲知道法轮功好。那时，父亲听过师父讲法录音，他曾赞不绝口，情不自禁的说：“讲的这么好啊！”父亲听了几次师父的讲法录音，还炼过一段时间的动功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，江氏流氓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后，在中共邪党持续的洗脑中，父亲听信了中共谎言，也为了自保，父亲变了。父亲从十几岁就

去年父亲陆续住院近半年的时间，从三月中旬开始到七月初，我自己在医院伺候八十天。后来所有的药物都不起作用了，父亲始终高烧不退，医生诊断为“败血症”，按照医学的角度讲，以父亲的身体状况和情况，没有办法医治了，亲朋好友都有了思想准备。我知道除了法轮大法和师父能救我父亲，其他任何办法都不行了。回家后，父亲高烧 38.6 度左右，我每天给父亲放师父讲法录音，除了喂饭、喂水正常的之外，所有退烧、消炎的药物全停了，那时心里想的是“父亲，只有师父能救你了”。

这样九天九夜后，奇迹出现了，父亲居然不发烧了，身体所有情况均进入正常状态，师父救了已经成为植物人六年的老人！弟子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。从父亲身上，亲戚们再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奇迹与师父的洪大慈悲！

从去年至今，父亲一直处于良好的状态，对所有人来说，他们简直不敢相信，父亲居然又没事了。通过父亲的实例，我告诉身边的亲人和朋友，他们都开始相信大法了。

今年，中共病毒肆虐全球，我告诉亲朋一定记住诚心敬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这九字真言，是保命避疫的良方。他们从我父亲的状况看到的奇迹，使他们充满信心，经常念，我的几个姨现在都非常相信大法。

我真诚的希望所有善良的中国人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，不要再相信邪党的欺世谎言，赶快退出中共的党、团、队组织，自己能有美好的未来！

法轮大法“真善忍”的力量使我变成了坚强、自信、宽容、理解别人，切身体会到了能够在大法中修炼是如此的神圣与美好。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！谢谢师父！弟子只愿做的更好，不负师恩！

注：

[1] 李洪志师父著作：《转法轮》

[2] 李洪志师父诗词：《洪吟》〈苦其心志〉

与神同行 亲人帮我传真相

文：黑龙江大法弟子口述 同修整理

【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】我今年七十岁。修炼之前，我从头到脚都是病，疾病折磨得我曾经想过轻生，可看到一双可爱的儿女，又放弃了这个念头，为了孩子们，艰难的活着。

一九九九年，经儿子介绍，我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。修炼不长时间，全身的疾病就不翼而飞，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了。家人和亲朋好友都说：“法轮大法太神奇了，以前走到哪儿都得吃药的人，炼功后一片药也不吃了。”

我周围的亲人看到我修炼后的变化，非常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并且支持法轮大法。在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环境中，大法弟子顶着压力救人。我的亲人们因为明白了大法真相，都站在大法这一边，跟我一起传真相，播撒着金色的希望。

一、老伴儿“保护”我证实法

我修炼后没多久，和平修炼的环境就被中共邪党发动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剥夺了。为了揭穿邪党的谎言，证实大法的清白，我就走出去证实法，老伴儿非常支持我。他说：“你炼功把病都炼没了，你想干啥就干啥。”无论是发真相册子、还是挂条幅，喷大法标语，他都跟着我。用他的话说，跟着我是为了保护我，他说我胆儿小，怕黑天走路跑出个猫狗来吓着我，为我壮胆儿做个伴儿。其实我修炼之后就啥也不怕了，因为有师父保护。他不放心我的安全，想跟着就跟着吧。

有一次，他的右脚底皮里面长了一个囊肿，走起路来很疼，去医院看后医生说得做手术，他心眼儿小、怕花钱，就没做。跟我走来走去的证实法，那个囊肿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。

还有一次，他的两腮一边长了一个有半个鸭蛋那么大的囊肿，去医院看后医生说也得手术，当地医院还做不了，得去哈市医院找专家做，化验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，治的话，得花几万块钱。花钱多，老伴儿又舍不得了，又怕恶

右腿膝盖不能弯，腿只能直直的伸着，站不起来，腿不能吃力。母亲学法没放松，但放不下人的观念，不敢动，更不敢想炼功的事了，就想用人的方法慢慢养着。因为腿一动就难受嘛。我耐心的和母亲交流：我们不能把自己当成常人，咱是炼功人，是不是应该提高心性啊？功不能落，五套功法都得炼。腿弯不过来就先散盘，散盘几天后开始单盘，虽然疼但得忍得住。就这样，母亲坐在床上开始炼功。

坐着炼了几天功，我又一次和母亲交流：“是不是得下地炼动功呀？”母亲发愁了：“那咋炼呀？腿站都站不住。”我鼓励她试一试，说师父就在咱身边，你不用怕。这时母亲来了正念：“行，我炼！”我说你靠门站，我在前面扶着你，能站几分钟就站几分钟。她搂着我的脖子，我搂着她的腰，把她抱到门口，把门锁上，让她背靠门站着。

因为腿使不上劲，站不住，整个身体就靠门支撑着，别的功法炼不了，只能炼第二套功法抱轮。炼功过程中，母亲整个身体哆嗦成一团，心也哆嗦成一团。第一次只站了三分钟。三分钟就已经浑身大汗淋漓了。第二天上午母亲还是学法。吃完午饭。我问母亲还想不想炼功？看到母亲打怵，我就启发母亲想想师父讲的法“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”[1]，母亲又来了正念，说：“炼！”这次站了六分钟，还是哆嗦的厉害，满身大汗。

坚持了三天后，我就让母亲加长了炼功时间，站桩十六分钟。十多天后，我继续和母亲交流：“第二套功法能炼，第三套功法你也试试靠着门炼炼。”结果，母亲真的坚持炼下来了。对一个九十岁高龄的人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是难。因为坚持学法，母亲信师信法的正念也强了，天天坚持炼，每一次炼功都大汗淋漓，哆嗦不止，每一次炼功都是一次突破人心障碍的过程，都是信师信法的心路历程。

虽然敢靠着墙炼功了，但是母亲还是不敢自己独立站着，整条腿吃不上劲，她老是害怕自己再摔倒，不敢抬脚走。经过不断学法，怕心逐渐小了，正念也越来越强，信心也越来越大。

过了大约一个多月，我鼓励她试一试不靠墙自己独立站

起学法，发现她读大法书《转法轮》还有音不准或读错的。我就仔细整理出哪一页哪一行哪个字读的不准，把读不准的字都抄写下来标好读音，然后再把每一讲放在一起抄好。弟弟帮着把我抄好的字打印出来。我母亲就一遍又一遍的背，字背熟后再对照《转法轮》那页那行把整句话背下来。逐渐读法速度变快了，也能读完整的句子了。我弟媳跟母亲开玩笑说：“你这是在考大学呀！”

和母亲学法过程中，也是我提高心性的机会，修去了我烦躁急躁的心、着急的脾气。母亲修炼前头发全白了，修炼后头发从脑后百分之八十逐渐变黑。腿静脉曲张不知不觉也好了，真是无求而自得。二十年来没打过一针没吃过一粒药，也没去过医院。

第三天我乘飞机回到老家。母亲已经下不了床了，靠别人架着才能坐起来，而且咳的很厉害，用上了尿不湿，精神状态也不好。我和她交流，问她：“你听谁的话？”母亲被问愣了，不知如何回答。我又问：“你是谁呀，是不是大法弟子？大法弟子应该听谁的话啊？”这时她才恍然大悟，坚定的说：“我听师父的话。”我就说，师父在法中举的例子，一个老太太被汽车拖出十多米远摔在地上，哪儿都没坏，“咱们就讲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”[1]我说现在小便咱用尿不湿，大便我和姐姐架着你去厕所吧。弟弟和姐夫在电话里却再三嘱咐，不让母亲早下地，不让母亲的腿活动，让尽量卧床休息。外甥媳妇也担心说，她姥爷摔的大概也是这个位置，当时没手术，瘫痪一年多就去世了。

看到母亲的状态我心里也着急，但马上意识到，母亲在难中，应该体谅母亲已是九十岁的人了，我应该和母亲一起正念闯关。虽然这时母亲把自己当成了病人，希望大家都在跟前伺候她；可是母亲没有忘记学法，每天都坐起来靠在床头学法，每次学法时先洗手，做到敬师敬法。上下午各学两个小时。

十多天后，母亲咳嗽的症状消失了，尿不湿撤掉不用了。
36 我和母亲交流：光看书不行，修炼人还得炼功。这时母亲的

性的就没去，他说他的钱得留着给孙子上学用。后来搬家时候就抻着了，肿的更大了。

女儿让他看大法书，他就看了，看了两遍之后囊肿就好了，只是两腮还有点大，但一点不适的感觉也没有。是师父在另外空间把不好的东西给拿走了。他辛苦的跟着我做证实法的事，积了功德，得了福报。

二、逢人就说“法轮大法好”的大哥

我大哥今年七十二岁。六十多岁的时候，得了双侧小肠疝气，这个岁数的人医院就不给做手术了，所以他走起路来拉巴着腿，很难受。我向他洪法之后，给他听师父讲法录音，还有传统文化和轮回转世的故事，虽然他没有修炼，但也按照大法标准做人，提高心性。

以前他家的小鸡丢了，他就骂街。听了师父的讲法之后，过年的时候小鸡又丢了，他就没骂。还说：“谁吃还不是吃了呢？就象大法师父讲的，也许是我前生欠人家的。欠了就还了，不欠人家的，他就给我德了。”心放的特别坦然。因为相信大法好，还守心性，不知不觉中，两侧小肠疝气都好了。现在七十多岁的人，春天插秧的时候，还能帮着儿子挑秧苗了。

因为自己受益了，他兜里经常揣着护身符卡片，逢人就说法轮大法的美好神奇。

有一次下雨天，大哥收完废品开着三轮车回来，走到一个大坝上面，发生了事故，连人带车翻了下去。他说当时是慢慢悠悠翻下去的，车子翻了三个个儿，第一个个儿就把他给漏了下来，结果人和车啥事没有，手机也没坏。他说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，躲过了这一劫难。

大哥是发自内心的认同大法好，还用他的亲身经历向屯子里的人讲大法的神奇，大家都相信。每年大法真相新年台历一到，大哥就管我要，给屯子里一家一本，他们屯儿的人每年用的年历都是大法真相的台历。

我嫂子得过脑出血，留下了后遗症，不能走路，坐了轮椅。13

我叫她念九字真言“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”，她就经常念，念过之后，就不用再坐轮椅了，现在拄着棍能走路了。真是只有大法能救了人。

三、智慧传真相的弟弟和弟媳

我的堂弟住在吉林省榆树市某乡，弟弟身患肺结核，弟媳得了直肠癌做了手术，医生说弟媳最多能活五年。我去弟弟家，给他们俩讲大法真相，让他们诚念九字真言——“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”。弟媳的癌症消失了，而且已经活了十二、三年，依然健康；弟弟也因帮我发真相资料，保护我不受迫害，他的肺结核不治而愈。

弟媳的癌症好了，非常感谢大法，常年带着真相护身符，还帮着讲真相。我每次去弟弟家都带着真相册子。有一次，弟媳说：“给我一本，我替你去说，省得你一个的讲。”因为他们屯儿有一个聚会的地方，大家经常在那里家长里短的唠闲嗑。

弟媳不识字，拿了一本真相册子，到了那里，对大家说：“我们家老冯出门捡了一本册子，我也不识字，你们谁认字，给我念念，我听听。”有识字的就给她念，大家听着。有的念了一会儿，不想念了，她就说：“不行，快给我念，我想听，回家没人念。”她对我说：“这样，大家就都能听到真相，想走的，也不好意思走了，不比一个一个的讲快吗？”她这样做了不止一次呢，她都会智慧的讲真相了。

我在弟弟这里发真相资料，他怕我路不熟有危险、遭迫害，就不让我出去。对我说：“你这个册子不就是一家一本吗？我们替你发。”他把自己的孩子，还有他哥哥和弟弟家的孩子都叫来，分配给他们任务：你负责前街，你负责后街，你负责么街，孩子们拿着资料就走了。很快就发完，都跑回来了，说：“还差几家。”拿着真相册子又跑了，直到一家不差的都送到。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，真为他们在选择美好未来而高兴啊！

弟弟每次来我这里都要真相册子带回去，自己出去发，

二零一九年四月下旬的一天中午，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，着急地说大哥来电话了，说母亲昨晚起夜时摔倒了。母亲今年虚岁九十岁，在一个县城和哥哥一家一起生活，我和弟弟都住在远离母亲的外省市。弟弟说，早晨哥哥知道情况后也懵了，马上找来外甥把我母亲从七楼背下去，送到医院拍了片子，诊断结果：必须动手术，否则后果严重，以后只能坐轮椅，也就是瘫痪了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医院建议做手术，但母亲年纪太大了，让家属拿主意。

我让弟弟马上给我订最近的机票，我尽快赶回去。

过一会儿弟弟又来电话说，他妻子找大学同学咨询了一下情况，她同学是省城大医院的大夫，看了传过来的片子，也说必须手术，说摔的部位不好，股骨颈骨折，再一个年龄太大恢复得慢或恢复不了。不做手术，只能躺在床上，或坐轮椅，走不了路了。和那边县城医院说的大致一样。弟弟担心九十岁的人动手术有风险，我在电话里说我先回去，看情况再决定。

我和母亲都是法轮大法弟子。我是一九九七年得法的，母亲晚我一年也走入大法修炼。同时得法的还有父亲、哥哥、姐姐、二侄子四人。母亲修大法也有二十年了，修炼中出现过很多奇迹。

母亲得法时快七十岁了。她从小没上过一天学，大字不识一个，一生吃了很多苦。刚开始修炼只能听师父讲法录音，但炼功从不间断。母亲看我们读大法书好羡慕，我告诉母亲有很多大法弟子不识字，修炼后慢慢学都能读《转法轮》了，你也试试。母亲听了我的建议，开始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学、记，再一句话一句话的读。看谁有空就问谁，全家都问遍了，不管别人啥态度，母亲从不计较，也不放弃。因为昼思夜想，用心学、记。母亲经常在打坐中忽然就知道了某个字怎么读。有时没人在她身边，读到不认识的字她想这字念啥呀，师父就往她脑子里打，告诉她这个字该读啥。因为有这颗修炼的心，师父就帮了她。渐渐的母亲能读《转法轮》了。开始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，速度慢。

大约在六、七年前母亲来我家住了一段时间，我和她一

时就看到飞来一个金圈（其实是法轮），转啊转啊转到他的手背上，然后把手背的皮转破，把里面的脓等脏东西都转出去了，然后又转，把手背的皮又转合上了。他睁开眼睛时他的肩周就好了，不疼了。

我妹妹做什么事很粗心。有一天，她把电水壶装上水插上电就去她婆婆家了。第二天下午才想起来电水壶还插着电呢，一旦烧干了就起电火了，那不只是自己家着火，还会牵连上下楼甚至整个单元。她怕极了！突然想起了大法，她在心里说：没事，我姐是炼法轮功的！晚上回到家，看到电水壶里的水还剩一点点，水壶已经断电了，她以为水壶坏了，就再装上水接上电试试，结果电水壶又运作了，要知道这电水壶没有自动断电功能。

一天我弟弟骑着摩托车带着朋友疾驶在马路上，突然前面横穿出一个小机动车，情急之下我弟弟急刹车，我弟弟和朋友都被强大的惯力甩出去很远，摔在地上，摩托车也横着冲出去很远。我弟弟爬起来一看，自己哪也没伤着，再看看摩托车哪也没坏。他的朋友坐后座还折了两根肋骨。

总之，这些年来我家人受益的事例还很多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我的家人对师父、对大法有说不尽的感恩！

二零一五年，我弟弟、妹妹、女儿、外甥女等都用自己的实名控告江泽民违反宪法迫害法轮功，他们的控告状都登在了明慧网上；他们还帮着大法弟子向世人讲真相、劝三退，效果也是挺好；在过年或师父的华诞时他们有时还通过新唐人、明慧网向慈悲伟大的师父问好！他们都有共同的感觉：师父一直在看护着他们！

生逢这大法洪传的时代，又在这人间乱象中，有师父、有大法，我和我的家人幸运无比！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！

医院判定瘫痪 九旬老母从新站起来

文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

【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二日】这里讲述的是我的高
34 龄母亲在修炼中的一段经历。

主动的传递大法真相，他的肺结核病就是因为为大法做好事而积了功德，不知不觉痊愈的。

四、派人保护我发真相的表姐夫

表姐夫是我市某乡乡政府的干部。有一次，我和一个同修去他那发真相册子还有光碟，他对我说：“其实你炼这个功，早些年我不咋同意。但是你奔着我来了，你这个事我还不能不帮你办，你拿的这些东西不能让你带回去，我不能领你出去，你俩出去我还不放心，如果有点啥事，我还对不起我那个连襟妹夫，你炼功受迫害，他没少跟你受苦。你这些东西象任务一样，我也得帮你完成。”他把儿子和外甥找来，叫他俩一人领一个，带着我们俩。还对俩孩子说：“你们把她俩保护好，别出事，发完，安全的领回来。”

这俩小伙子一人拎了一大兜子的真相和光碟，我俩拿着小兜子，边走边发，发了三个屯子。回来后，姐夫的儿子告诉他爸爸：“人给你安全的领回来了，全发完了，啥事没有。”

第二天，反馈回来的信息说：有两家邻居为了一个真相光碟还吵了起来。一个人说：“放我们家大门口的碟子，你咋给拿去了？”那个人说：“人家是放在我们家大门口的，谁让你不先出来的？我先出来的，就得归我。”众生明白的那面是多么盼望得救啊！

五、领我发真相、挂条幅的侄女和侄女婿

我们这里是个农业大县，需要救度的众生多，我家的亲戚基本都在乡下。我去大侄女那发真相、挂条幅，是她女婿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出去挂的。他年轻力壮，还有智慧，条幅撇的高，很高的树都能挂上。他推着摩托，碰见人，就跟人家说：“摩托车没气了，你知不知道谁家有气管子？”人家告诉他：“我也不知道，进屯子问吧。”一点也引不起别人的怀疑。那次他跟我挂了很远的一条大道的条幅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有一次，他开手扶车出了事故，车翻沟里了，折了几个
个儿，人啥事没有。过后他说：“这要不是大法师父保护了
15

我，我没跟我大姑挂条幅的话，还能保命？人早就完了。”

还有一次，他骑摩托车在一拐弯儿处与另一骑摩托车的人迎面相撞，他车速快，人射出了两米多远，摔在地上，离他不到一尺远的地方就是一块石头路标，他当时昏了过去。送到医院一检查，啥事没有，只有一点儿皮肉伤。他说又是大法保护了他。

有的时候我真相资料带的少，他就说“大姑，你别出去了，在家跟你侄女唠嗑，我给你发，你在这是陌生人，不认识谁，碰见人有说不好听的再举报，还有危险。我是这里的人，谁都认识，啥事没有。”他做完之后，回来告诉我：“你那粘贴我给你粘的可正道了。”

侄女也经常跟我发真相，都是她领着我，挨家挨户的发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两个发真相资料，剩最后一个的时候，她从兜子里刚一掏出来，就看见真相册子放光，她以为看花眼了，眨了眨眼，还放光，又眨了眨眼，看见还放光。她就急忙喊我：“大姑！大姑啊！快来，这册子放光。”她一喊我，光就没了。是师父给她展现的大法神奇，叫她看。

六、表妹说贷款之前需三退

我的表妹也在吉林省某乡，表妹在家种地，妹夫在当地信用社上班，是管信贷的。每年春季，农民家家种地都得贷款，上他们家来找他贷款的人很多，为了能多贷点款，都提前来找他，讨好他，多给留点款。

表妹那里我常去，到她家来贷款的人，表妹会先说：“你们先过来，听我大姐说三退的事，这是管保平安的。”她一个个的点名，上学的时候都入过啥，我再一个一个的讲，她这一号召，大家全都同意三退，退完之后，再开始贷款。

有一年天旱，她为了浇玉米苗借了一个水罐。她住的这个地方三面环山路不平。那天，她坐在拉着装满了水的水罐的车上，走到一处上坡的地方，连人带水罐从车上滚了下来，几吨重的水罐是从她身上压过去的，水罐压的她当时就失去了知觉。被人急忙送往医院，都以为她没命了。结果在医院

处级升为正处级；全体老师由原来的最高职称只能升到副教授到能升到正教授；我们的校长升为副院长；其他同事们也都升官了，就连那两个收拾办公室的工人都在新的单位提升为科室的科长。

全家在大法中受益

我得法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，我看到我母亲坐那儿看电视，就说：“您把腿盘上呗？”我母亲较胖，腿有些粗，没想到还真盘上了，我就和六岁的女儿读师父的经文。一会儿，就听母亲说：“哎呀！我怎么觉的胳膊没有了呢？”我说：“这好啊！接着盘。”一会儿，她又说：“哎呀！我觉的我的腿怎么也没有了？”我说：“太好了！再接着盘，或许您还觉的脑袋也没了呢、身体也没有了呢！”然后我就和女儿睡觉了，母亲还在那儿盘腿呢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从炼功点回来，母亲激动而神秘的和我说，昨晚她盘到后来，真的觉的脑袋也没有了、身体也没有了，盘的很舒服。等她把腿拿下来时奇迹出现了，折磨她三十多年的眼珠子疼的顽症好了。我母亲在生我二妹时，我父亲被弄到单位办的学习班里接受改造，因为我善良的爷爷被邪党划成所谓的“地主”，总是被批斗游街，父亲也受牵连常常被弄到学习班里改造，每天都不能回家。一岁多的我由于身体不好整夜的哭闹，我母亲整整七天七宿没睡觉，落下了眼珠子疼的毛病。尤其是熬夜和累着时就更严重。

那天当她把腿拿下来时就感到眼睛非常清凉，往日那种昏沉的疼痛没有了。她早上照镜子时看到眼睛里那层薄薄的膜不见了，真是眼睛也清亮了。从此以后她这种病就好了。十多年后，六十来岁的母亲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医生对她说：“你得过脑血栓。”我母亲说：“我从来没得过。”医生又仔细看了看片子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噢，在体内钙化了。”医生接着说，“你得过严重的心脏病。”我母亲说：“我从来没得过。”医生又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噢，又钙化了。”

我父亲的肩周炎很严重，我得法的初期，有一个阶段，我父亲每天都打点滴，也不见好转。一天晚上，我让父亲读了几段《转法轮》书。第二天我父亲和我说：当他似睡非睡

我于一九九九年十月份進京上访被绑架，后被拉回当地看守所迫害，市委书记被上级施压，亲自下令开除我们这批進京的法轮功学员的公职。我们学校校长和同事們不但不责怪我，反而为我担心。校长和办公室主任还亲自到看守所看我，看着我憔悴的面容，他们眼泪汪汪，关切的问我吃的是什麼？挨打了吗？

在这期间，我因一直不配合公安局让写“保证书”的无理要求而被长期关押，被关押近半年时我绝食绝水，五天后闯出了看守所。单位同事们都陆陆续续的来看望我。校长握着我的手由衷的说：“咱们单位如果你们俩口子是坏人，那就没有好人了！”我们教研室的同事还领我和女儿出去游玩，说为我送行。因为我已经被开除了，以后不能与他们在一起工作了。

二零零二年五月份以后，我和丈夫被迫流离失所。我们单位的一个校工（我们并不熟悉）每个月都把我丈夫的工资给开出来（那时还没用工资卡）送到我妹妹那里，然后由我妹妹转交给我们。后来，我被通缉，公安局、安全局的人到我们学校去调查，企图罗列所谓的罪状，或者让学校的人提供线索，方便抓到我。全校从校长到普通老师都为我说好话，说我人好、课讲的好、多才多艺。市公安局的人还给校长打电话，让他把我丈夫开除了。校长指责他说：“你们有没有良心啊！他家两个孩子，你们已经逼迫我们开除一个了，还要开除这个，你们还让不让人活了？！”

二零零七年，我被绑架，又被构陷判刑。有的同事还去近八百里外的监狱看望我、给我存钱，他们看到我时都哭了。我也感动的哭了。当我冤狱期满回来时，以校长为主的同事们为我接风，请我吃饭。我女儿结婚时同事们都到场祝贺。由于几乎是全单位的人都在同情、关心着我和丈夫，他们都在这个关键时刻摆正了对法轮功的态度，他们都得到了福报。

我们单位不但是个小中专，还是个成人中专，那些年全市这类的中专几乎都黄了，唯独我们学校不但没黄，还晋升了，和市里的一个大专院校等几个有名的学校合并为一个正规的、大型的国家级中等专业学校；单位的级别由原来的副

第二天就缓过来了，一检查，啥事没有。住了几天就回家了。事后乡亲们都说：“人家姐姐是修大法的，这是借了大法的光了。”她也非常感谢大法师父救了她。

七、电影里看到的惊险一幕，现实中发生了

夏天的一个夜晚，弟弟给躺在炕上的弟媳换尿布，弟媳因为头部患病，手术之后变成了植物人。一辆警车闪着警灯突然停在门前，三个警察拿着电筒闯入家门，進屋就说：“听说你家来了一个炼法轮功的。”弟弟说：“哪有法轮功？没人炼法轮功。”他们不由分说，就挨屋翻。

我当时在弟弟这屋的里屋——父母的屋里。我赶紧钻到炕上装被子的柜里，母亲顺势把我放在地上的鞋拿起来塞到被子里，把炕上我盖的被子压在了她的被子上。弟弟住的是东屋，警察翻完东屋，没去里屋，就去了西屋。西屋住的是弟弟的儿媳妇，当时怀孕，挺着大肚子，我带的真相光碟就在她屋里。她听见警察来了，就把光碟放在了炕上面的炕柜的顶部，顺势把门插上了。警察去她那屋敲门，问弟弟这屋是谁，弟弟说：“是儿媳妇，怀孕了，别進去。”他们说：“不行，必须進。”弟弟叫儿媳妇打开了门，他们進屋就翻，还上到炕上，眼看就朝放光碟的地方摸去了。侄儿媳妇急中生智的说：“哎呀妈呀！我们家这是得罪谁了，都成了植物人了，还来我们家找麻烦。”警察听她这样一说，手就停了，转身出来了。

警察还不依不饶的问：“后屋是谁？”弟弟说：“是我老爹老妈。”他们说：“不行，得看看。”推开了老爹的门，老爹说：“谁呀？”他们说：“串门儿的。”老爹说：“深更半夜的，不睡觉，串啥门呀？”他们拿电筒往屋里照了照，就走了。

当时我也吓的有点颤抖，心里赶紧求师父、发正念，才平静下来。就这样，躲过了一场迫害。这些亲人因为明白了真相，危急时刻，不慌不乱，保护大法弟子。

八、优昙婆罗花在我的小院里连开了八年

一人炼功，多人受益。我的亲人都认同大法好，还帮我传真相，他们也因此得了福报。

母亲每天出门嘴里就念“法轮大法好”，回来念“真善忍好”，还听师父的讲法录音。年轻时落下的顽疾因此好了，是活到九十七岁高龄离世的；父亲也在大法中受益，每天念九字真言，还看大法书，是九十岁离世的；还有我的大侄儿媳妇，身体特别不好，做过几次手术，后来又得了淋巴癌，医生说她最多能活两年。她不识字，我就叫她念九字真言，她诚心的念。六、七年过去了，依然健康的活着，是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。

以前，我家住的是平房，在我家常年开放着优昙婆罗花，这些花开在铁管子上、架子上、黄瓜秧上、葡萄上、辣椒叶上、树叶上，一连开了八年。后来我就住楼了。

大法洪传，万古机缘只有一次。师父是救人来了。愿善良的人们能擦亮双眼，不要被中共谎言迷惑，在这大善大恶的年代，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同化大法，为自己的生命选择美好的未来。

人不给天给

文：大陆大法弟子

【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】在单位，大家都知道我老实本份。在同事和领导的眼里，我象一杯平静的水，不会为名利热血沸腾、微起波澜。按说，象我这样不会说、不能道，又没人脉的人，这年头，晋级涨工资的雨点很难落到我头上，更别说想给孩子找个好工作了。

可是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大法师父说：“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”[1] 我确实有深刻体会。下面，就说一说我晋级、孩子找工作和妻子找工作的事。

一、我晋级的故事

我的单位有三百多人，技术人员就五十多人。单位几乎

东西都是给我的。我真诚的对家长说：我是炼法轮功的，大法师父教我做好人、与人为善，我不能收你这个礼，我对你家孩子一定会好。几次推让，最后家长高兴的把东西拉走了。

全单位得福报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，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，铺天盖地的谣言惑众遍布全国各个角落，各个单位下达文件，迫使单位所有的人上上下下表态。

我和丈夫（丈夫也修大法）在单位是领导和同事们公认的好人，在这种环境下谁也没有昧着良心另眼看待我们，领导和同事们还是一如既往的信任我们，无形中我们减少了很多压力。

有一天下午，全体教职员工都到会议室开会，说传达文件，直觉告诉我，一定是传达诬蔑法轮功的东西。我不想去，就说，传达的文件一定是和电视一样，全是造谣诬陷，我不去听！同事说：“还是去吧。”我就想，去也行，听听文件是咋造谣的。

会议开始，校长在开场白中并没说什么，就由副校长念文件，他机械的念着，文件就是诬蔑大法和师父。因为师父讲的法全都是教人按“真、善、忍”做好人的，文件中不是引用师父的原话，而是把师父的原话或者加字或者删字，或者胡编一句，说是师父说的，完全改变了师父的原话和意思，如果没有看过师父的法就会被蒙蔽、受骗。

因为我每天学法，师父的讲法我都比较熟悉了，哪句话师父咋说的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副校长一旦念到加字或落字用以歪曲时，我就大声立即打断，严肃的纠正：不对！大法师父不是这么说的，师父是这么说的，然后我就把师父的原话背一遍。大家就哄堂大笑。接着他再念，我再纠正，再哄堂大笑。这样反复多次。最后副校长张口结舌，脸憋得通红，一个字也念不出来了，文件还没念完就草草结束了。

邪党迫害法轮功，搞株连，如果哪个单位有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，那么领导或被降职、或被处分，单位的各项评估也受影响。

课下来，没有一个说话的或“开小差”的，整个教室里静静的。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学校是从来没有过的。别的班上自习课时说话的、前后座串的、满地跑的、嬉闹的、甚至有时打仗都打到教室外边去了。

有一个阶段，我发现一个新来的女学生表现不正常，有时夜不归宿，有时不去班级上课，谁也不知去哪儿了。我找她谈话时发现她前言不搭后语，我意识到她的精神有问题。我就及时联系她的家长，她妈妈很快的来了。她家是农村的，一见面，就看到她妈妈脸上堆满了愁苦。她向我诉说了原委：两年前这个学生的爸爸因故骂了女儿，女儿哭的很伤心，不知哭到什么时候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不正常了。他们找遍了医生，吃了各种药，甚至找过“能看的”都无济于事。夫妇俩每天都生活在痛苦和担忧之中。因为女儿总往外跑，家人也管不了了，就送到学校来了。以为在学校有老师管着能收敛些，没想到还是这样。

我就给她介绍法轮大法，并送给她一本《转法轮》、师父的讲法录音带。我对她说，只要你真心看这本书、听这个录音，你姑娘的情况会有变化的。她就满怀希望的带着书和录音带领着孩子回家了。

过些天，她高兴的来了。她说：回家后就天天看书、听师父讲法录音，没想到她自己很顽固的烟瘾戒掉了。她之前每天能抽一条（十盒）烟，还得再抽旱烟，就是大叶烟，不然就受不了。她曾经多次尝试各种方法戒烟都没戒掉。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几天后就不想抽了，她多年的病也好了，她的姑娘也正常了。她还说，有一天，她丈夫晚上睡觉时突然喘不上来气，好象随时就不行了，都说告别话了。她急忙把大法书放在她丈夫胸上，并说：只有这部书能救了你。不一会儿，她丈夫就能喘上气来了，正常了。她全家人都感激大法、感激师父。

当班主任老师难免会遇到学生或家长送礼的事，我都婉言谢绝了。有一次，一个家长开着车来送礼，车上装了很多

这是块肥肉。认为自己条件差不多的人，都想方设法去争取。晋级条件大概分为三个方面：工作业绩，包括各种荣誉证书，民主评议，领导打分。每年晋级时，单位同事都暗中使劲，绞尽脑汁，花钱买假证书，不择手段争名额，给领导送钱，请同事吃饭。

吃饭的时候，频频劝酒，喝到高潮时，便自然而然的吐露起“辛酸事”，大家心领神会，表示“肯定帮忙”。有的直接说：“有劳各位，请大家投我一票……”民主投票前，参评人员要述职报告，实际上都是打感情牌，说些让人同情的话。谁家生活啥样，大家都知道，虽心照不宣，善心下，不少人还是能投一票的。

我想，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既不能做假，又不能送礼，我做事要堂堂正正。可堂堂正正往往就抢不上槽子，被甩在后面，有的比我晚来的技术人员都晋上了，我这个领导嘴里的老技术骨干还没戏。每年晋级后，都有人为我不平，说：“你咋就不能活泛点呢？你看某某……”给领导送钱，我不是不会，但是作为修炼人，我不能那样做。

回到家里，妻子骂我“熊饼子”，我解释说：“就是晚几年呗。”我安慰她：“虽说一个月少挣几百元，但这些年，我身体好，不用吃药打针，家里什么事都顺，生活比谁差啦？非得撕破脸皮去争晋级那点钱干啥？”妻子认可，就是这块肉没吃到嘴，心里不舒服。

单位的人都知道我修大法，对我人品也佩服，说我厚道，不做伤人事。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同事说：“你太傻了，咋不开窍呢？你是老技术人员了，得去争呀，有啥丢人的？”他告诉我一个秘密：“我什么条件没你硬，拿上两万元，往领导桌子上一拍，就这么简单，搞定了。”我说：“我跟你不一样，你也知道，我有信仰。”

话虽这样说，有时心也酸。晋级没晋上，还有个脸面和自尊问题，这是做好人最难的地方。现在的人评价人，看谁钱挣得多，谁就能耐，管你工作干得咋样。相反，只闷头工

作的被当成“傻子”。

有一年，我打算参评，和竞争的几个同事比，我很有优势。可这时，有一个老技术人员找我说：“你看，我马上就要退休了，你帮帮我，今年就别参加了。”我毕竟是修炼人，我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，让他对大法有不好的认识。况且，他很接受大法。这次晋级的机会，对他一生都是最后一次。我没犹豫，就说：“行！”他很感动。

又一年，当我再一次打算晋级时，又一个老同事找我，他几乎是哀求：“过年我就退休了，今年是最后一年，唯一的一次机会，晋不上，死都闭不上眼，你人好……”他眼都不眨地看着我，“我知道，在咱单位，只有你能帮我，我给你磕头都行！”他家困难，欠债不少，他经常跟同事借钱。我想，我学大法，应该让他看到大法弟子的胸怀，也希望他通过同事的表现能够正确对待大法，给自己带来福份。我说：“行！你一定要记住‘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’，祝你好运！”

我虽然让了他，但心里还是有一丝隐隐的不舒服，为啥？他对我学大法说过不少难听话，当我面不说，背后跟同事说：“他（指我）要是跟我争，我让他饭碗没了。”这话是威胁，要是常人就结仇了。传到我耳朵里时，我也有想法：“真是小人，讲真相你不听，你知道法轮功是咋回事？跟风瞎咋呼。”但是我想起师父说的：“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，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”[2]。我想，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无怨无悔，我照样和以前那样对待他。

可是没想到，他的假证书太多，参评时被竞争对手告发了，没晋上。我想，也许是他不能善待大法的缘故吧？

在我参评那年，妻子那段时间尽做好梦，花呀鸟呀上山啊，每天都心情美美的。那一年，我顺利评上，领导以最高票数通过，职工投票也令我感动。上级技术领导考核时，一个评委问我：“以你的技术能力，应该早一些就晋上呀？”我把自己让名额的事说了。他很感慨地说：“你这给我们上了一课呀！”

就直奔食堂，恐怕去晚了吃不到自己喜欢的菜了。我一周只有两次课，我就这样一周周、一月月、一年年的混过去了。

因为是中专学校，来到这个学校上学的学生用我们副校长的话说都是不爱学习的，没有什么理想的，年龄又小，走向社会家长不放心，就上我们这类学校来了。一个是混个毕业证，再一个托付个保管的，打发时间。由于没有升学率，老师讲课就没有压力，在这种环境中，负责任的老师就很少，多数都是得过且过。上班晚来早走，对我来说是常事。

我学大法了，师父教诲我们无论在社会上、家庭中、单位里都是好人。我从此以后按时上下班，认真备课、写教案。我每次给学生讲课时都补充一些课外的内容，使学生拓宽视野，增强理解能力。学生们说：某老师讲课讲的真好。在个人利益上我也不去斤斤计较。

我学大法不长时间，学校教务科让我当班主任，我答应了，如果不修炼我不会答应的，因为做班主任很累、很辛苦。中专生难管理，他们的心思不是在学习上，什么早恋、打仗、互相之间拉帮结伙，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打群架，甚至有的学生还夜不归宿。

担任班主任后，我首先想到的是，我得负责任，要多付出些精力，对得起学生、对得起家长、对得起学校。我家就住在学校附近，我每天早来晚走，关注着班级学生的整体状况和每个人的状态，把学生当朋友一样看待，精心挑选班干部，让那些品行好的学生做班级干部。早晨，校通勤车还没到学校呢，我已经到班级、或者到学生寝室了。经常和学生沟通，发现什么问题及时解决。下午老师都下班了，通勤车已经走了，我不回家，又去学生那里，晚自习时我也和学生在一起。

一段时间下来，班级学生的表现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大家愿意学习了；再也看不到打仗的了；早恋的也收敛了；不愿意学习找借口请假的少了；愿意和我说心里话的多了，更称奇的是，无论是早自习课或晚自习课，我不用在班级，一堂

还在上班，今天就没了，而且永远的消失了，看不见了，这人生真无常啊！谁也不知道谁哪天会怎样，谁能活多长时间？人究竟为什么活着？怎样活着才有意义？我陷入苦苦的思索……

十月份，同事向我介绍法轮大法，她把师父的讲法录音拿给我听，我用了两天时间听完了十六盘录音。我受到极大的震撼！我冥冥中一直在寻找的终于找到了！那一刻真是说不出的喜悦，我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和人生的意义。

我从小就体弱，听母亲说，我是早产儿，那是一九六三年初，邪党搞的大饥荒刚刚过去，父母还会常常挨饿。那一年，我姥爷从吉林农村来，姥爷回去时，我母亲送姥爷，翻山越岭的，回来后就发烧，烧得很严重，加之严重的缺营养，不足月的我提前降生了。当时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万幸了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我的身体一直很弱，父母整天为我提心吊胆，说不上什么时候我就病倒，一躺就是几天，甚至是半个月。如果有一周没得病我父母都会松一口气。再大一点，我出现了严重的神经衰弱、鼻炎、低血糖、关节炎，十个手指的各关节、胳膊关节、腿关节都疼。夏天，手不能沾凉水，洗手、洗脸都得用热水，也不能穿裙子。

听完师父讲法录音两天后，我就感到身体一身轻，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，那年我三十一岁。从此以后，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身体状况焕然一新。就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只要有时间，我就认真拜读大法书《转法轮》，在这本书里，师父教我们怎样按“真、善、忍”做好人、更好的人。

修大法做好人

我是一名中专老师，修炼前我对工作的态度就是糊弄事。我几乎不写教案、不备课，给学生上课时只拿一本教科书。中专上课是大课，一次课是九十分钟，我只讲半个小时左右就讲完了，剩下的时间，让学生自习，我就在教室里来回踱步，打发着时间。只要有一个班级下课，我这边也迫不及待的下课，而这个时间离真正下课的时间还差半个多小时。然后我

我没送礼，没请客，没弄假证书，没托关系，顺利晋上高职，同事都服气，有人觉的我的晋级不可思议。妻子说：“没想到，你这个‘熊饼子’也能出息一回！”我说：“人不给天给！”

师父说：“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”[1]看得出来，妻子相信这话。

二、再说说孩子工作的事

孩子毕业后在城里打拼，工作一直不固定。挣的那点钱，去掉吃饭和住宿，月月得家里给邮五、六百。妻子发愁，常跟我念叨：“咋办呢？咱家也没门子，找谁给孩子安排个好活呢？”我说：“咱们能安排的了吗？把心放下，有老天主呢，不用急！”妻子懂得我说的“老天”。孩子相信大法，有大法师父管着，不会差，我深信这一点。

妻子心顺时，不吱声；心烦时，就呛我：“你不花钱托人？孩子就有好工作啦？”我也不跟她争。哪个家长都希望孩子高人一等，却不知道命里有没有，都是瞎忙活。对于儿子，我从没想过他将来会有多大造化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注重他的品德教育，用大法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法理教导他。告诉他：“做人一定要正直，不撒谎，天道酬善。”他只要心地善良，不惹祸，走到哪，我都放心。

儿子也确实心善。他在一个大城市打工时，有一次，他发现公司老板卖保健品说假话，坑骗老年人。他一看，这是啥呀？我不能跟着老板说假话骗人哪！他毅然辞去工作。孩子有这份善心，我想将来肯定错不了。此外，儿子对我学大法也很支持，妻子偶尔发火说我时，孩子总站在我一边，劝他妈：“我爸不会干家务活，你就多干点，老训他干啥？”孩子一说啥，妻子就不吱声了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跟一个远方亲戚打电话闲聊时，他无意中提到我儿子工作的事，我说：“我没人脉，孩子打工挺累，挣钱也不多。”亲戚说：“我有个朋友在外地一个公司，看看他能不能帮上忙。”当时也就是说说而已。我心想，就算真能办成，要花多少钱还难说。

没想到，孩子到那家大公司去应聘，还真被录用了，有五险一金，工资也不低，休假时也开工资，专业还对口。我没送一分钱的礼，妻子也感到神奇。我说：“这是修大法带来的福份。”她不再象以前那样拿话呛我了。

三、最后说说妻子

妻子原来在一家私企小厂打工，干计件，活挺累，挣钱不多。加班时，两头不见太阳，一个月还挣不到三千元钱。她一直想找个好点的工作。为这事，她常在我面前诉苦。我说：“不要为这上火，命中有的跑不了，命中没有的，你也求不来。”

我发现，妻子越变的和善，家里的事就越顺。在我多年的修炼中，潜移默化的也影响着她，她脾气比以前好了，对母亲更加孝顺，也乐于帮助别人。这是我最高兴的，我也没有想到她会有什么好一点的工作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一个单位主管碰见我，跟我说：“我这有个空缺，你问问你家嫂子，能不能干？能干就来试试？”我回家一说，妻子说：“我去试试看！”一试，还真行，马上决定录用了。单位环境好，活比原来轻松，工资也比原来高，还管吃喝。妻子很高兴，跟我说：“就这件事你办的挺长脸！”她跟她妹妹说起这些家事，妹妹也高兴地说：“咋好事都让你家摊上了呢？”

我心里清楚，我的晋级、孩子的工作和妻子的工作变化，是我修大法的福报。当我按照大法的要求替人着想的时候，当我默默为别人付出的时候，当我在利益面前不争不抢的时候，表面看我吃亏了，但老天给记着，该有的，老天会给你。可以说，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这一切。

愿所有的世人都能听闻到法轮大法的福音，并相信法轮大法，都能得福报，这是我真诚的心愿。

注：

[1] 李洪志师父著作：《转法轮》

22 [2] 李洪志师父著作：《各地讲法七》〈芝加哥市法会讲法〉

下了“真诚”、“善良”的种子！

在学校的学生测评中，我多次获得“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”称号，两次获得政府颁发的“教育、教学突出贡献奖”。

二零一七年岁末，单位学校的中共党委书记对我说：“你是学校的功臣，这些年不争名、不争利的，单位决定拿出两万元钱，让你和你妻子一起去海南住几天，散散心，钱从银行取出来就送给你。”我说：“不用不用，放假在家歇歇就行了。”又过了两天，一位干事把钱送到了我的办公室，说：“这钱你必须收下，否则我没法跟领导交差。”

他走后，我带着钱去了那位书记办公室，我说：“谢谢领导的关心，但这钱我不能收，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得按照‘真善忍’的要求去做，我就应该把工作做好。工作上的成绩，是大家努力的结果，我只是其中的一员。钱，我就不要了，但领导的这份心意我一定收下！”

以前我给他讲过大法真相，他对大法有好感，这次我又进一步给他讲了许多。临走时，他说：“你跟别人就是不一样，那就尊重你的想法！”

大法教人向善、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。师父说：“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、无恨、以苦为乐”[1]。我会把师父的法铭记于心，修好自己，勇往前行！

注：

[1] 李洪志师父著作：《精进要旨》〈境界〉

同事、家人深受大法恩泽

文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

【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二日】一九九四年上半年，仅仅一个月中，我们单位就有四个人接连去世，这四个人中有一个是头天晚上酒喝多了，过火车道时被火车刮到而丧命；有一个是早晨刚起床，就一头栽倒再也没起来；还有一个是长期得病久治不愈而离世的，还有一个是怎么走的我不记得了。

在为同事惋惜的同时，我陷入了迷茫，心想：这人昨天

修去分别心 善待每一位学生

前年下学期，我新接了一个高二班级。发现一个学生上课不一会就睡了，我走到桌前唤醒了她，下节课情况依旧。我回到办公室，查看上次班级考试的排名，她在最后，我心里有点沉重。自习时，我找到她，问她为啥不听课？她说听不懂。我明白了，难怪作业都没交。我让她把课堂笔记给我看一下，她说没记，我很惊讶！象我们这样的学校，很难找到没有笔记的。我让她默写上节课学过的几个知识点，她一半都写不出来，我崩溃了！她落下的东西太多了。

但我转念一想，对待尖子生我也是这种心态吗？我这不是分别心吗？这不和大法中的“善”相悖吗？我很快想出了帮助她的思路。我告诉她：“你现在追还来得及，但要吃很多苦。我给你个建议：今天买个笔记本，从明天开始，上课记笔记，所要记的内容都在黑板上或ppt课件中，每节课我都会提醒大家的，你注意听；每天写作业之前，要先背一遍（或默写一遍）上节课学的知识要点，然后再做题。最近几天，你也可以来我的办公室写作业，不会的及时问。”我问她：“有信心吗？”她反问我：“中午吃完饭就去行不？”我说：“行！”我想带她一段时间，帮她找回自信。

此后，她判若两人，课堂上全神贯注、紧跟老师。我告诉她作业的基础题要尽量做好，难题可暂时放弃。她的成绩在逐步提高。

一年后，由于工作调动，我离开了这个班。离别前，班级每个学生都给我写了一封信，她在信中写道：“别人都在说我：‘你要努力学。’却从来没人告诉我怎么学；别人每天挖苦我成绩不好，却从来没人看看我问题出在哪里；别人总给我讲大道理，却很少有人愿意从基础帮我一把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是真的帮我，引导我怎么学，告诉我坚持的可贵，帮我树立信心。”“老师，谢谢你！你影响我的一生，我会坚持学下去！”我看了信很感动，也很欣慰。她收获的不只是学习上的自信、成绩的提高，更重要的是在她的成长中播

校园里的一股清流

文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

【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二日】我是中国大陆一所重点高中的教师，一九九九年四月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。

当时我所在学科组的负责人要退休了，学校班子讨论新的人选时，一位副校长首先推荐了我，认为我和同事相处的好，年轻，业务拔尖，在省内有一定的影响，从长远看，对学科发展有利。另一位领导马上提出质疑，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一直在修炼，担心会连累学校。接着，他们又考虑了其他人选，但都觉的不理想。最后，推荐我的那位副校长再次表态，说我炼了法轮功，原来的病都好了，而且多年教尖子班，不争名、不争利，最合适了。

学校领导班子最后决定，由我担任新的学科负责人。校长找我谈话时，说了整个推选过程。我当时很感动，因为那时大法已遭到严重迫害，校领导能明是非，做出这个决定，非常难得。我跟校长说：“我真的没想过当负责人，看到领导对我的信任，那我就做个过渡吧，等有更合适的人选时，我就退出来。”

不重利益 归正组风

早期的学科组很和谐，后来一段时间，几位老教师之间产生了矛盾，积怨很深，组内气氛变的紧张起来，成了学校最不和谐的典型学科组。矛盾的起因其实就是一个“钱”字：几位老教师以民间形式编写了学生练习题，除了卖给本校学生，还向外校销售。谁编写的多、销售的多，谁得的钱就多，负责人（牵头的）还会多得一份。

那时还没有流行办课外补习班，卖资料获得的酬劳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组内的大部份教师都参加了编写学生练习题，其中几位得钱少的老师抱怨分配不公，质问负责人：我编的题也不比别人少，为什么得的钱却少？负责人听后很伤心，觉的从组织编写到出售，什么事都是自己张罗的，多得了点，不合理吗？就跟着吵了起来。此后，矛盾逐步加深。

校领导曾出面调解，收效甚微。这种紧张气氛持续了好几年。那时我还没有修炼，觉的自己年轻，挣钱的机会还多，就没有卷入到这场利益之争中，但心里也是希望多得一些。

如今，我担任了学科负责人，又是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，我要用在大法中修出的真诚、善良和包容和每一位教师相处，引领大家创建一个和谐、向上、充满活力的集体。

我上任后，最棘手的事就是编写当年高三用的训练题的问题。我就从这件事抓起。为了确保资料质量，我和几个骨干教师商议，抽出全组的精英编写。这在本校还是首创。我在组内教师会上讲了我的想法：这套资料，它凝聚了咱们学科组的智慧和汗水，它体现了我们这所名校的水准，至少是省内最好的资料，这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。所以，资料只用于本校学生使用。这届高三用完了，完善后再传给下一届用，我们不挣学生的钱，只收成本费。大家也同意了我的想法。

之后，我向学校领导请示，希望学校能给编资料的老师支付稿费，作为一种鼓励，很快得到了领导的同意和称赞。大家一致推我做主审。我整天泡在题中，逐题审阅，不合适的就换。第一年，稿费大家平均分配，也有我一份。此后，我不再要一分钱。我跟大家解释：我是学科负责人，每月都有固定的津贴，我的酬劳都在那里了。

我是想让其他人尽量多分点钱。我是修大法的，做事要想别人，多为他人着想，别让大家在钱上再伤脑筋、伤感情。一年后，校领导将我们学科组的做法，在全校推广。

真诚无私 一心为青年教师铺路

我校几乎每年都承担省、市教学公开课的任务，每两年还有一次全国范围的优质课评选，这些都是青年教师提高、展示的良好机会。现在的公开课要求很高，要有创新，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，所以拿出一节好课是非常辛苦的。而青年教师历练少、经验少，基本上都是从网上东拼西凑弄出来的东西，也不成体系，常常第一次试讲就被推翻了。

为了帮助青年教师迈出这艰难的一步，我的做法是：首先给做课教师拿出一个方向性的建议，让做课教师回去自己准备。同时，我也精心设计出一个完整的教学流程，然后与做课教师反复交流，取得共识后形成初稿。试讲后，再认真听取其他老师的建议，进一步完善。

之前的公开课，从未有人像我这样，把别人的公开课当成自己的公开课去准备。因为这样做，不仅要付出很多，承担的责任、压力相对也就大。我也是因为修炼大法才这样做的，是发自内心的去做，不仅为了我们这个学科组，也确实为了年轻教师的提高。这样推出的公开课，每次都得到了省内外同行的广泛好评。一次省级公开课，业务校长也去了现场，刚听完，就脱口而出：“你们的课，真是越上越精彩！”

凡是有本校老师参加的省级、国家级的优质课比赛，我都跟着去。我跟他们说，我去是给你们加油，绝不是找评委拉关系、通过不正当手段去争荣誉，我们要堂堂正正的参赛，靠实力赢得评委的认可。

青年教师的快速成长，促进了整体的科研、教学水平的提高，给学科组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。

几年过后，我们这个学科组，有四人获得了国家级优质课一等奖、特等奖；获得“省新秀”称号的人数也是学校所有学科中最多的。学科组变了，成了学校获得荣誉最多、师资最强的集体，先后被评为校级、市级、省级先进学科组。自然就成为校内各学科组的榜样。年轻教师成了学校的教学骨干、省市学科带头人、名师及校级领导。

学科组的变化，让学校领导及所有的教师见证了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的那份真诚、无私和善心，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纯正美好！

有位年龄与我相近的老教师，在全组的一次聚餐时说：“你太正了，大公无私，付出的太多了，学科组是你给彻底变过来的。年轻的老师也都成长起来了，现在大家开开心心的坐在一起，真得谢谢你！”